

二十世纪文化与文论丛书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  
当代问题

MAKESIZHUYI  
WENYIXUE DE DANGDAI  
WENTI

冯宪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文化与文论丛书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  
当代问题

MAKESIZHUYI  
WENYIXUE DE DANGDAI  
WENTI

冯宪光●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问题/冯宪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7  
(20世纪文化与文论丛书)  
ISBN 7-5004-5169-5

I. 马… II. 冯… III.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 IV. A811. 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1019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

责任校对 李云利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戴 宽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盛华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2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b>第一章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体论形态问题</b> .....	( 1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问题 .....	( 7 )
第二节 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的视点 .....	( 19 )
第三节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主要形态描述	… ( 28 )
第四节 几种本体论形态的差异和整合 .....	( 49 )
<b>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问题</b> .....	( 58 )
第一节 人民美学与现代性问题 .....	( 58 )
第二节 毛泽东与人民美学 .....	( 78 )
第三节 邓小平的文艺批评思想 .....	( 97 )
第四节 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人文之思与科学之思	… ( 113 )
<b>第三章 中国当代的文艺美学</b> .....	( 127 )
第一节 破解“何谓文艺美学”的问题 .....	( 127 )
第二节 文艺美学是一门“间性”学科 .....	( 140 )
第三节 美学从西方到东方的“理论旅行” .....	( 151 )
第四节 《文心雕龙》的符号学问题 .....	( 161 )
第五节 巴金晚年文艺美学思想 .....	( 173 )
<b>第四章 现代美学新问题</b> .....	( 190 )
第一节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的核心问题 及其发展态势 .....	( 190 )

2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问题

第二节 审美人类学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现状与出路 …	(207)
第三节 后实践美学的反思 ………………	(232)
<b>第五章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 ………………</b>	<b>(255)</b>
第一节 “文化研究”研究“文化”的什么 …………	(255)
第二节 民间文艺与文化研究 ………………	(262)
第三节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与审美意识形态批评 …	(270)

# 第一章

##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本体论形态问题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然而这是刚刚逝去的历史，历史的印迹还散发着新鲜的气息，还在向新世纪的人们招手致意。恰恰在这个时候，对于20世纪历史的学术性反思又悄然而至。

而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性反思，则自然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朗西斯·马尔赫恩说：“过去是现在的前历史，作为传统，它本身又是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没有历史的理解，我们既无法解释现在，也无法评价现在提供给我们的种种选择。”<sup>①</sup> 我们身处的现在，身处的21世纪，当下的社会、文化、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状况，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向，都有可能为20世纪的历史所规范、影响。当下的现实，包含着历史的传统和未来的萌芽。

关注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未来发展，不能不回顾、反思和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行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事情。他们二人也在19世纪相继去世，个体生命的消失使他们没有能够跨进

---

<sup>①</sup> [英]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 2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问题

20世纪的门槛。然而，20世纪却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纪。

有人说，20世纪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十分具有戏剧性的是，在这些论调大行其市的时候，1999年，在20世纪行将走完自己行程的时刻，马克思却被西方媒体评选为20世纪乃至近千年最有影响的思想家。1999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起了一个评选世纪人物的活动，经过各界人士的投票和提议，最终马克思被认为是对世界近一千年影响巨大的首要人物。而在这一千年中影响世界深刻巨变的现代科学和近代科学的鼻祖爱因斯坦和牛顿都名列马克思之后。

这一结果令不少人深感意外。但是，对于今天任何一个马克思的追随者来说，无异于是低潮时期的一种鼓舞。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曾经迎接过盛大的节日，在30年代和70年代，分别出现过两次高潮。而在80、90年代以后，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解体，以美国为首的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建立起独家称霸的全球化格局，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冷落、歪曲和篡改。詹姆逊说，在1989年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困难的。用佩里·安德森的话说，这是“一个突然发生变化，共产主义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在美国，或更普遍地说，在西方巨额收入在富人之间重新分配的时期”。“当世界进入90年代，这一语境突然转向了。随着苏联的解体，资本主义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并成为今后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模式。”<sup>①</sup>然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冷酷现实，却进一步证实马克思学说的有效性。特别是随着资本向文化和审美领域的渗透，当代审美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成为资本聚敛财富的新的生长点，在西方学术界涵盖面极为广泛的文化研究也就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新的异化形

---

<sup>①</sup> [英] 安德森：《文化转向前言》，载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式的战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这一战场上又得到新的复兴。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有责任来总结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

有的学者把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划分为原典形态、承传形态、阐释形态和创新形态。这种划分对于从知识谱系学角度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有意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中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 19 世纪末叶（1883）去世，而恩格斯虽然多活了十来年（1895 年去世），但是仍然没有看到 20 世纪的来临。可以说，20 世纪是马克思身后的世纪，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承传形态。而且，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只有面对新情况作出新的阐释和创新，也才有可能成为承传形态。从这样的知识谱系学的观点，可以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人们留下一部有完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著作，以至于卢卡契说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自己的美学。卢卡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列宁以前，即使是在它的最好的理论代表如普列汉诺夫、梅林那里，也只限于讨论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许多关于文艺的论述，但是仍然没有最终地解决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问题。<sup>①</sup> 关于在 19 世纪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有没有完整的或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中国就有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无体系性理论的争论。争论的双方虽然身在 20 世纪末叶，但他们讨论的对象仍然是 19 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焦点依然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理论中有

---

<sup>①</sup> 见卢卡契 1930 年写的《作为文学史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 4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问题

无文艺学、美学体系。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20 世纪肯定有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面对人类社会实践，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实践基本规律和走向的思想理论。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的实践活动，自然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之中。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写下文艺学、美学的专著。但是，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之时，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世界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和文化地区，都有深刻影响，并且结合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与实践，形成了具有不同文化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20 世纪马克思的信徒对马克思美学的解读，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态势、多样化的方法和歧义丛生的结论。詹姆逊说：“我们不应忘记如今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事实上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sup>①</sup> “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惟我独尊，并不符合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样如此，即也有几种不同形态的理论话语。

从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全球性格局来看，最有影响的应当是三种：一种是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另一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第三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特别是中国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果说，中国在新时期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还带有比较多的前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色彩，那么中国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是一种既区别于前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又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

<sup>①</sup> [美] 詹明信（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9 页。

文艺学的独立与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形态了。当然，这三种模式也只是一个大概的划分，而且主要是从地域和文化上的一种划分。这种划分是比较好的把握的。实际上，在每一种模式里，仍然有不同的派别、观点、方法的区别甚至对立。

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去总结 20 世纪百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轨迹。在现有成果基础上要有所前进，我认为还可以从文艺理论本体论角度来深入研究。以上三种模式互相渗透、相互交叉，可以区分出一些不同的文艺理论本体论观点。《“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的作者罗伯特·戈尔曼在辞典导论中说：“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确实走过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道路。但是，仍然存在几个基本的‘血缘’特征，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替代的核心，是任何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条件。”而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发源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都从马克思那里获取了灵感，因为马克思确确实实激发起了不同倾向的马克思流派。任何思维敏捷的激进的学者和活动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为先验论、经验论、实验论、反思的批判以及革命的积极行动主义找到有关根据——使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每一重要意义合理化。”<sup>①</sup>在文学领域，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系统的论著，他们关于文学艺术及其相关问题的有关论述，都可能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派别本体论的出发点。

伊格尔顿认为，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形成了四种主要的理论方法，这四种方法也随着历史的前行而渐次发展。他说，“它们中的每一类相应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一定‘领域’，也相应于（非常粗略地说）某一特定的历史时

---

<sup>①</sup> [美] 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2—33 页。

## 6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问题

期。它们是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方式，在它们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变换中”，总起来构成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代表性著作。<sup>①</sup>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进行的方法论上的区分，事实上就是一种文艺学的本体论划分。这有如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对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学批评所作的四种视点，即四种文学批评本体论的划分。艾布拉姆斯认为历来的文学理论都不过是站在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这几种立场上，对文学活动所作的理论概括。文学活动的要素构成的关系，也无非是这四种。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没有写下文艺学美学专著，即使当时写下了，也不能永远把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蓝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一些文艺学可以建构自身本体论的思想原点。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原点的发掘、开拓和展开。过去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只有一种惟一的本体论出发点，或者是意识形态原点，或者是政治原点，或者是文化原点，认为只有自己阐释的这个原点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宗，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种看法不符合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文学艺术的总体思想。从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进程来看，人类学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或文化批评以及经济学的艺术生产批评，可以说就是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四种本体论形态。而这四个本体论生长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典形态的几个基本思想原点。从任何一个原点出发都可以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

我们可以用这种思路去回顾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也可以用它来建构面向 21 世纪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

---

<sup>①</sup> 参见伊格尔顿和密尔涅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导言 I，布莱克威尔出版社 1996 年英文版。

理论。

这种情况是 20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实际。当然，中国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有着与国外学者不同的理解。我们不能强求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与国内一致。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情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限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sup>①</sup>我们认为，这适用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们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的异域性的研究主要应当根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一定要从我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出发。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问题

任何文艺理论、美学理论都有哲学作为自己的基础。这是因为包括文艺活动在内的审美活动内在地包含着哲学或哲学问题。德里达说：“文学文本的内容之中总存在着哲学命题。文学文本的语义学与主题学带有、‘采取’——按这个词在英语或法语中的意义——某种形而上学。”<sup>②</sup>“大概文学批评从结构上就是哲理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78—279 页。

<sup>②</sup> [法] 德里达：《文学行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 页。

性的。”<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肯定也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逝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之后的人们对马克思学说的阐释。每一种阐释无不带有阐释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处境，即阅读马克思时的阅读、阐释者的文化语境。这就使得20世纪和现在的21世纪已经存在着和将要出现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多样化，或者多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而任何阐释立场的存在都无非提供了一种阐释的理论空间。新的阐释理论空间的出现时常带来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的新的解读。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哲学文化思潮已经给重新阅读和阐释马克思，提供了新的语境、视角和方法，即一种新的阐释空间。阿尔都塞的《阅读〈资本论〉》、《保卫马克思》一类著作的问世，就是这种典型的例子。这里，笔者准备从语言学转向的哲学文化语境，说明一下我们重读马克思的一些体会。

语言学转向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新的讨论。瑞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约奇姆·伊斯雷尔在《辩证法的语言和语言的辩证法》中指出，在语言学转向的哲学文化成果面前，应当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他说：“我坚决主张，为了使我们的经验获得意义，我们必须能够谈论这些经验，用语言表达它们。因此，‘掌握语言意谓着什么？’成为我们的核心问题。”“我赞成并论证这样一个论题：必须抛弃语言知识和现实知识之间鲜明的二元论区别。语言知识是现实知识，语言本身是现实的一部分。”<sup>②</sup> 伊斯雷尔从语言分析出发，认为人类对现实世界的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语言的表述，语言说明和解释着现

<sup>①</sup> [法] 德里达：《文学行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sup>②</sup> [瑞典] 约奇姆·伊斯雷尔：《辩证法的语言和语言的辩证法》，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页。

实，不能离开人们对现实的语言表述来认识现实的实质。

这里就涉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文艺学中长期争论着的关于唯物主义本体论和实践唯物主义本体论的问题。所谓本体论问题，并不仅限于哲学学科，也并不是在任何学科中的本体论解答都必须回到哲学基本问题上去。任何一个学科，作为一种理性认识的方式，在学科的各个环节上讨论的问题往往都有一个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个关键之点就是什么是这个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的问题。任何学科都有自身的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本质就是这个学科的本体论问题。<sup>①</sup>

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学科，它审视的研究对象是整个宇宙万物。因此，它必须首先回答宇宙万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本质，首先回答是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的问题。这就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sup>②</sup>“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于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基督教那里还要忽略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阵营。”“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而“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sup>③</sup>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而其

<sup>①</sup> 1991年冯宪光参加《文艺报》组织的一个文艺理论研讨班，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为研讨班作过一次哲学报告。此处关于学科本体论的观点主要采自黄先生的观点。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220页。

唯物主义的含义在于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本原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才在本体论上是正确的。而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唯物主义本体论。这些说法的失当在于把人类的实践活动作为宇宙整体的本原，没有明确自然界对于人类实践活动，乃至于整个人类的存在的先在意义。从语义分析上说，实践本体论和实践唯物主义本体论这些概念，在研究对象上把自然界舍弃了，把自然界对于人类存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存在的优先地位舍弃了。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上，我们还是应当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而在不同学科领域，由于研究对象的转换，对于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本质的研究，不一定都要一律从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开始讲起。这就是说，在对宇宙、世界的根本来源问题上，肯定应当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立场，而当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宇宙来源这一根本问题时，而是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中的文学艺术、审美这些问题的时候，应当强调实践是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一切事物的根本来源。在美学、文艺学领域的许多争论，其实往往集中在对于两个层次的本体论追问中的混淆。

每一门自然科学也有它自身的研究对象，这就是某一种自然物或某类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科学的本体论，在我们看来，应当彻底贯彻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承认自然物、自然现象的本原地位。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与哲学、自然科学不同，其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它不是整个宇宙万物，也不是自然界本身，而是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也有物质的层面，人类社会是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自然界，是人化，即实践化了的自然。人化自然

的物质基础是本真自然、本原自然，在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时，问题也必然进入了哲学本体论范畴。在这里正确的结论是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把人类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本身已经与哲学有区别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现象，即人化自然现象。在这里，主张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唯物主义本体论，就是正确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无不以人类实践化的自然的方式存在，无不以人化自然的方式存在，其存在的本质是人类的实践活动。

这在对马克思著作的语义学解读中，可以得到证实。马克思的著作中多次出现“物质”这个概念，而且“物质”概念在马克思的世界观里占有重要地位，那么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研究社会现象时是不是就是一种简单的唯物主义学说呢？伊斯雷尔认为，如果把马克思的社会研究的思想单纯地看作是一种唯物主义，把包括文学艺术活动在内的精神活动看成是人类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意识反映，实际上都与马克思的核心思想有不小的距离。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现象的“物质”世界的观念，在语境和语义上，都与单纯的唯物主义所说的没有生命的、与人类文化了无关系的“物质”世界，有明显区别。

伊斯雷尔指出，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研究社会现象时使用过“物质”一词，但是应当对马克思使用“物质”一词的某些语境做一些分析。比如，马克思谈到劳动分工时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正的分工。”<sup>①</sup> 在这段引文中，似乎暗含着笛卡尔对精神和物质区分的传统的二元论立场，但是显然这里的“物质”不是外在于人的、与人无关的客体，而是独立于主体，又与主体有着内在联系的客体。在谈论现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5页。

代机器的一段话中，马克思也有类似用法。马克思断定机器“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sup>①</sup> 这里，“物质（化）”意谓人类认识的“物理表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也看到同样的用法：“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sup>②</sup> 同时，“物质”一词的使用不仅作为客观物体的属性，而且还涉及到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的，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sup>③</sup> 马克思说，理论一旦掌握人，“它能变成物质力量”。这里所说的“物质力量”就是与人相关的物质“生产力”，这是与认识的生产过程相区别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力量。因此，“物质”一词在马克思对社会的分析中较之他对人性的分析中更为经常出现。马克思经常谈到“物质生活”、“物质生产”、“生产的物质资料”、“人类生活的物质要求”、“物质财富”、“生产的物质力量”等等。他还把劳动生产能力的低级阶段说成“物质局限性”。在所有这些引语中，“物质”一词都是在过去和现在的常识语言的有限意义上使用的（例如，我们所说的“物质财富”），这种使用所思索和意指的是与人相关的客观物体或可以被改变成人工制品的东西。所以，在马克思论述社会现象时的“物质”概念中，时常内在地包含着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因此，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明确地说明他自己的世界观区别于当时哲学家的世界观，这就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④</sup> 改变世界，并不只是意味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而首先是人类的劳动实践对自然世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sup>②</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1页。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19页。